

<<湘行散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湘行散记>>

13位ISBN编号：9787537823449

10位ISBN编号：7537823448

出版时间：2003-01

出版时间：北岳文艺出版社

作者：沈从文,黄永玉（图）,卓雅（图）

页数：27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lt;&lt;湘行散记&gt;&gt;

## 内容概要

《边城》或《湘行散记》，在我的印象中，这两本是他写得最好的散文。

——施蛰存1934年初，沈从文因母病还乡。

行前，向夫人张兆和许约，每天写信报告沿途见闻。

这些信笺及信中所附插图，作者生前未公开发表。

1991年由沈虎雏整理、编辑成《湘行书简》，其中引子三函为张兆和致沈从文，尾声一函为沈从文致

沈云六，余为作者回乡途中致张兆和的信。

沈从文（1902—1988）现代小说家、散文家、文物研究家。

原名沈岳焕。

湖南凤凰人。

苗族。

其文学创作宏富，数量惊人，有小说、散文、文论、自传、通信等集子70余种，是现代文学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

短篇小说《丈夫》、《贵生》、《三三》与长篇小说《边城》、《长河》是其代表作。

他创造了一种描写特殊民情的乡土文学，并受废明影响，取其抒情笔调，发展了新文学中抒情小说的文学形式。

大部分小说是以湘西生活为背景，对故乡人民怀有不可言状的同情与温爱。

以其特异的“生命形式”，融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和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展示其民性的粗犷强悍，民俗的淳厚善良，使作品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朴归真的牧歌情调。

这种乡土抒情体的美学风格代表了京派作家一定的社会理想，也对后来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湘行散记>>

书籍目录

湘行书筒引子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一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二张兆和致沈从文 之三沈从文致张兆和在桃源小船上的信泊曾家河水手们泊兴隆街河街想象忆麻阳船 过柳林岔泊缆子湾 今天只写两张第三张过梢子铺长潭夜泊鸭窠围第八张梦无凭据 鸭窠围的梦鸭窠围清晨 歪了一下滩上挣扎泊杨家咀潭中夜渔横石和九溪 历史是一条河离辰州上行虎雏印象 到泸溪 泸溪黄昏 天明号音到凤凰 感慨之至辰州下行再到柳林岔 过新田湾 重抵桃源尾声 沈从文致沈云六湘行散记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 桃源与沅州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老伴虎雏再遇记一个爱民鼻子的朋友 滕回生堂的今昔新湘行记新湘行记致张兆和 长沙致沈云麓 长沙致张兆和 官庄站致张兆和 沅陵·吉首致张兆和 吉首致张兆和凤凰 致沈云麓 吉首致张兆和 长沙

## &lt;&lt;湘行散记&gt;&gt;

## 章节摘录

桃源与沅州（节选）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运中注定了应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

人人皆知那地方是武陵渔人发现的，有桃花夹岸，芳草鲜美。

远客来到，乡下人就杀鸡温酒，表示欢迎。

乡下人都是避秦隐居的遗民，不知有汉朝，更无论魏晋了。

千余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既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遗民的必多，这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

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

桃源洞离桃源县二十五里。

从桃源县坐小船沿沅水上行，船到白马渡时，上南岸走去，忘路之远近乱走一阵，桃花源就在眼前了。

那地方桃花虽不如何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

如椽如柱的大竹子，随处皆可发现前人用小刀刻划留下的诗歌。

新派学生不甘自弃，也多刻下英文字母的题名。

竹林里间或潜伏一二翦径壮士，待机会霍地从路旁跃出，仿照《水浒传》上英雄好汉行为，向游客发个利市，使人措手不及，不免吃点小惊。

桃源县城则与长江中部各小县城差不多，一入城门最触目的是推行印花税与某种公债的布告。

城中有棺材铺，官药铺，有茶馆酒馆，有米行脚行，有和尚道士，有经纪媒婆，庙宇祠堂多数为军队驻防，门外必有武装同志站岗。土栈烟馆既照章纳税，就受当地军警保护。

代表本地的出产，边街上有几十家玉器作，用珉石染红着绿，琢成酒杯笔架等物，货物品质平平常常，价钱却不轻贱。

另外还有个名为“后江”的地方，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认真经营他们的职业。

有些人家在一个菜园平房里，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地方虽脏一点倒富有诗意。

这些妇女使用她们的下体，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因公出差过路人。

挖空了每个顾客的钱包，维持许多人生活，促进地方的繁荣。

一县之长照例是个读书人，从史籍上早知道这是人类一种最古的职业，没有郡县以前就有了它，取缔既与“风俗”不合，且影响到若干人生活，因此就很正当的定下一些规章制度，向这些人来抽收一种捐税（并采取了个美丽名词叫作“花捐”），把这笔款项用来补充地方行政，保安，或城乡教育经费。

桃源既是个有名地方，每年自然有许多“风雅”人，心慕古桃源之名，二三月里携了《陶靖节集》与《诗韵集成》等参考资料和文房四宝，来到桃源县访幽探胜。

这些人往桃源洞赋诗前后，必尚有机会过后江走走，由朋友或专家引导，这家那家坐坐，烧盒烟，喝杯茶。

看中意某一个女人时，问问行市，花个三元五元，便在那龌龊不堪万人用过的花板床上，压着那可怜妇人胸膛放荡一夜。

于是纪游诗上多了几首无题艳遇诗，把“巫峡神女”、“汉皋解佩”、“刘阮天台”等等典故，一律被引用到诗上去。

看过了桃源洞，这人平常若是很谨慎的，自会觉得应当即早过医生处走走，于是匆匆的回家了。

至于接待过这种外路“风雅”人的神女呢，前一夜也许陆续接待过了三个麻阳船水手，后一夜又得陪伴两个贵州省牛皮商人。

这些妇人照例说不定还被一个散兵游勇，一个县公署执达吏，一个公安局书记。

或一个当地小流氓长时期包定占有，客来时那人往烟馆过夜，客去后再回到妇人身边来烧烟。

妓女的数目占城中人口比例数不小。

因此仿佛有各种原因，她们的年龄都比其他大都市更无限制。

<<湘行散记>>

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不甘自弃，同十六七岁孙女辈前来参加这种生活斗争，每日轮流接待水手同军营中火案。

也有年纪不过十四五岁，乳臭尚未脱尽，便在那儿服侍客人过夜的。

她们的技艺是烧烧鸦片烟，唱点流行小曲，若来客是粮子上跑四方人物，还得唱唱军歌党歌，和时下电影明星的新歌，应酬应酬，增加兴趣。

她们的收入有些一次可得洋钱二十三十，有些一整夜又只得一块八毛。

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

实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意挣饭吃，间或就上街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二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副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

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

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罄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副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

## &lt;&lt;湘行散记&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沈从文：另一种纪念作家或出处：中新社 李锐 现在，大凡专门到湘西凤凰县一游的人，都是为了沈从文先生而来的。

沈先生是凤凰人。

沈先生的故居和墓地都在凤凰县城。

用黄永玉先生的话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

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

当年，一个二十岁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的时候，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

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

当初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传遍世界的文名。

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

最后，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

这个闯荡了世界的青年终于又死在北京。

如此说来，沈先生虽然没有战死沙场，终究还是客死他乡。

回到故乡的不过是先生的骨灰。

或者像我们自我安慰的那样：沈先生终于魂归故里了——一段迂回的山路，一片逼仄的台地，一块自然坠落的石头，石头略微凿磨的平面上是沈先生的笔迹：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

这些话和这石头面对着已经有些污浊了的沱江，一座旧石桥，和一些已经破旧不堪的吊脚楼。

在这些话和这石头背后的山坡上环绕着零乱却又茂密的草木。

凤凰的朋友们当年参加过那个仪式，他们说，大部分骨灰撒进沱江了，只有几块骨头是由沈先生的孙子亲手埋在这石头下面的。

其实，一个游子，一个精神的游子是永无故乡可回的。

就像一条从雪山之巅走下来的河，从它出走之日，就再没有回家的路了。

沈先生在凤凰城里长到十五岁，而后从军，又在沅江、辰水之间浪迹五年。

此后，湘西的山水就再也关不住一个年轻人的心了。

可这二十年的人生成了沈先生文学创作的源泉，他那些所有最深沉最美好的文章，都是从湘西的江河里涌流出来的，这个有一位苗族祖母又有一位土家族母亲的乡下人，这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没有任何文凭学位的湘西赤子，竟然做成了一件伟业：他用湘西的河水滋润了在一派酷烈的“西风”中枯萎断绝的中国诗魂。

有了他的《从文自传》，有了他的《湘行散记》，有了他的《湘西》，有了他的《边城》和《长河》，中国人枯叶一般飘零的诗情，终于又有了一片水意深沉的沃土。

再过一个世纪，两个世纪，再过许多个世纪，当人们回过头来打量中国传统文化分崩离析的过程，当人们辨别中国人的生命样式和别人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沈先生留下的这一片美丽的森林，是会叫人惊奇和赞叹的。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

”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

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

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

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

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

## &lt;&lt;湘行散记&gt;&gt;

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  
 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  
 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  
 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于是，我就在道尹衙门口平地上看到了一大堆肮脏血污的人头。  
 还有在衙门口鹿角上，辕门上，也无处不是人头。

”“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人。  
 每当人已杀过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  
 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茭。

看那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茭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  
 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但革命在我印象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

”看了这样的文字还要说沈先生是一个传统的田园诗人吗？

还要说他用诗意涂抹了苦难吗？

这个世界上可有一个摆满了人头和尸体的“世外桃源”吗？

而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这“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是所有那些潮湿的吊脚楼，雾气弥漫的河水和夜幕上闪烁的星星们的背景，所有那些妓女、船工、士兵和农民们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种深重到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底色上描绘出来的。

如果说在中国传统文人诗歌中的“悯农”和“田园”，体现的是一种封闭的人格，并在两千年的延续中最终变成了一种“慢性乡土病”，那么走出湘西对于沈从文就不仅仅是一次旅行，而是一种对新生活和新精神的追求。

是一场再生。

对此，沈先生曾十分恳切地说过“我离开家乡去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才智过人。

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

”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

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

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

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

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

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

”所谓“大音希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

不像郁达夫、郭沫若们那般直露地“噫！”

噫！

啊！

啊！

”，未必就不懂得痛苦，未必就没有深刻。

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

——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

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

看了沈先生一九三四年为《边城》所写的“题记”，就更明白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

## &lt;&lt;湘行散记&gt;&gt;

觉。

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

那是关于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狗的童话。

随着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画面从眼前消失，在你整个的身心都得到深沉的舒展之后——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姑娘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再一次面临了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

溪水依然在流，青山依然苍翠如烟，可是一个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

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

(在这一点上身为洋人的金介甫先生反倒比我们有更敏锐的体验和论述。

)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

。如果说沈先生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

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

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

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

(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诠释。

)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

而这和那个浸透了中原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桃花源”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也正因为这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性，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才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完成对于中国诗歌的承接和转化。

在世界性的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以言说的沉沦和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

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的成熟者，听懂了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咏叹。

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纯美的寻觅者，读懂了一个悲悯的智者地久天长的书写。

站在沈先生的纪念碑前，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川端康成。

这两位在某某种意义上都有唯美倾向的作家，在各自的祖国却有着绝然不同的命运。

沈先生一九二二年出生，川端康成一八九九年出生，相差只有三年。

在三十到四十年代他们都已经写出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

二次大战之后，沈先生来到“新时代”，川端康成在日本战败的背景下“深深陷入凄凉与寂寞之中”，“把自己也当做已经死亡”。

但是，此后的沈先生从此落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性的“自谴”当中。

在一片“旧社会的渣子”“新时代的落伍者”“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自我谴责中，沈先生同大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知名作家一样都放下了手中的笔。

在这个以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他们真的成了“废物”，成了“寄生城市里的‘蛀米虫’”，“对于‘起始当家做主的新人，如何当家做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

”但“把自己也当做已经死亡”的川端康成，却一部又一部地写出了《舞姬》、《千只鹤》、《睡美人旅馆》、《古都》等等作品，并且在一九六八年为日本赢得了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

而一九六八年，沈先生正在“五七干校”改造。

在此之前，在那个特定年代，他的家被抄过八次，他本人曾被强迫打扫厕所达一年之久。

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的被窒息，被灭绝，在“文革”中登峰造极，愈演愈烈。

或许这就叫做宿命，或许这就叫做古老传统所给定的轨迹，或许这就叫做在劫难逃吧。



## &lt;&lt;湘行散记&gt;&gt;

一个天才，一个拯救并承接了中国诗魂的湘西赤子，不得不夭折，不得不窒息。

我们口口声声保护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念念不忘中华民族文化创造性的转化，可我们却在许多年里把做成了如此伟业的作家视如粪土。

总算盼到有一天我们把他又“发掘”出来，又“发现”了他的时候，我们又禁不住如此“习惯”而“老到”地，把他放进一个古典的“田园诗”的画框里。

我们真是不可救药地病人膏肓！

站在沈先生这块天然未凿的石碑面前，我想，它纪念的或许应当是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沈从文。沈先生微含笑意的脸从斑斓的石纹中显现出来，有谁能读懂困顿在那些苍老的皱纹里的创痛和沧桑？行文至此，热泪横流。

因为我们明白，沈先生自己的生命最终也没有能逃脱了那种无理性的冷酷的淹没。

沈先生作为文学家的生命，最终也融进了那一片沉重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底色之中。

和家乡那些成千累万在无奈中死于战火的青年人一样，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在四十八岁的壮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骤然夭折在时代的风雨中。

沈从文先生的后半生虽然又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巨著问世，但那已不是文学，那更是一种“四库全书”式的“学问”。

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最终还是没有能走到底，最终还是窒息在历史的沙场上。

留在这里的这块石头，不过是一个跋涉者骤然止步的记录。

其实，沈从文先生又何需一块石，何需一座山，何需一条河来为自己的不朽做纪念呢？

只要打开他的书，你就能走进他那片无比深沉又无比美丽的森林。

让我们向这片森林深深地鞠躬吧！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傍晚，湘西归来，写于太原，二十日改定。）

记沈从文沈从文先生（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

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

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

苗族。

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

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

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

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

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

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

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

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 <<湘行散记>>

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

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1948年沈从文先生受到了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郭沫若斥责沈从文先生：“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1949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

沈从文先生的下半生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

先后发表了《唐宋词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

与沈从文先生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反，沈先生在国外名声鹊起，于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

1988年，86岁的沈从文先生因为心脏病复发离开了人世，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小灰驴儿)

## <<湘行散记>>

### 编辑推荐

沈从文的湘西，写得最好的是《湘行散记》。

有种民间活泼泼的味道。

一生如同一只小舟，流缅於川湘之际的文人作家沈从文，在他的《湘行散记》中，细织密缝出他的童年、他的往事、以及远行中船头水边的见闻。

其间散落数十封才子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往来情书。

<<湘行散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